

加桂冠诗人：仿佛进入灵性、最完美的世界

神韵纽约艺术团的演出，极大的激发了渥太华桂冠诗人、渥太华大学英文系教授戴毕丁的诗人情怀。二零零九年一月三日，刚刚看完上半场演出，诗人就兴奋的和记者分享了自己的观感。

戴毕丁认为演出是顶级的，看演出时自己仿佛进入了灵性、最完美的世界。

舞蹈技巧登峰造极 编舞伟大

戴毕丁教授用诗人的语言盛赞神韵纽约艺术团演出的成功，他说，“呈现到渥太华观众面前的中国舞，巧妙的结合了中国古典文化，这样的结合饶有趣味。这是如此美妙的经历。我发现结合着翻腾动作的中国古典舞自始至终蕴含着伟大中华文化的能量。”

“我完全倾倒了，陶醉其中。神韵推崇古老而伟大的中国文化，一般情况下，能理解和欣

赏到这样演出的机会难得。”诗人感到，从现在开始，神韵艺术团每年都会重返渥太华。他说，“因为演出如此美妙，观众如此爆满。现在，每一个人都在学习和欣赏传统文化。无论是过去的还是今天的，我们面前的神韵演员都是天才。”

戴毕丁认为，“舞蹈演员们的技巧登峰造极。舞蹈无人可及。编舞也如此伟大。观赏神韵的体验如此美妙。”他说：“美猴王的翻腾技巧很棒。《龙泉鼓舞》、《扇袖广舒》都很古典，并且蕴含中国人美妙的精神价值观，这些传递给西方观众和全世界的观众，不管在哪个国家。非常催人向上、振奋人心。”

戴毕丁还说：“服装无可挑剔。为了更好的欣赏节目表达的欢愉的内涵，舞蹈结合了不同舞姿的精华，有阳刚，也有阴柔，男性的敏捷矫健、女性的优雅婀娜，相得益彰。真的太美丽

了。”

顶级的演出 仿佛进入了灵性、最完美的世界

戴毕丁告诉记者：“我看到神韵真正的将恢复传统文化付诸实践，在世界范围内，道德、传统的价值观、人类文明永远不应该被遗忘和忽视，不管人类的生活变得如何物质化进步，神圣的精神永远存在于人性之中。”

戴毕丁教授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神圣的精神——我在观看的这些节目中感受到了这种精神，我感觉几乎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灵性的和最完美的世界。”

他表示，“多年来在渥太华国家艺术中心上演的最好演出中，我认为这个演出远远名列前茅。我知道神韵的演员主要来自于纽约，这样更好，因为你可以欣赏北美华人的技巧和天才的演出。我认为这是顶级水准，是最

好的。”

歌词高贵 传递伟大信息

戴毕丁对晚会中歌唱家演绎的歌曲十分推崇。他说，“跟去年、前年比，几年的演出好像是全新的。我很欣赏独唱——虽然不记得他们的名字。我在做笔记。我从头到尾在做笔记。歌唱家歌唱的如此美丽。”

“这些歌的歌词有强大的精神和道德内涵。我仔细阅读了这些歌词，因为我是一个诗人。我把他们和自己的精神世界和诗人的情怀做了一次连接和沟通：歌词写得非常高贵，歌词是为一个更高层次境界的人类本性而创造的，这些超越的价值观是在我们所有人的人性中。”

戴毕丁说，“慈悲和人性的主题非常催人向上、激励人心。巨大的温暖和人类精神存在于彼此的洪大慈悲之中，对于人类社会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们——



渥太华桂冠诗人、渥太华大学英文系教授戴毕丁认为神韵晚会是顶级的，催人向上、振奋人心。

不管是中国人或非中国人。这是我看了前半场后获得的伟大的信息。”

戴毕丁说，他建议所有人都来看神韵演出，包括他的学生。

传统历法中的新年是怎么确定的

◎文 / 陆振岩

简单说起来，新年的确定可以这样推算。从“冬至”这一天开始，往后推算第二个“朔日”。这里说的“朔日”就是在月亮盈亏的变化周期里面，两个满月中间有一天，基本看不到月亮。这一天叫“朔”，也有叫“新月”的。传统历法上就把“朔日”定为每个月的初一日。而跟这个相对的就是“望日”。“望日”一般就是十五或十六，就是满月这一天。

那么为什么是“冬至”之后的第二个“朔日”为正月初一呢？要讲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中国的传统历法。很多

人把中国的传统历法叫做“阴历”，其实这是个错误的叫法。中国的传统历法既不是阴历，也不是阳历，而是一种阴阳合历。

世界上有各种历法，有纯粹的阴历，也有纯粹的阳历。比如说伊斯兰历法，它就是纯粹的阴历。它把完全以月相，月亮的盈亏变化来确定月份；固定每年是十二个月。因为月亮的盈亏变化周期大概是二十九天半，所以它一年的长度是短一些，大概是354天。每隔33年以后，它比公历要差一年。也有纯粹以阳历为基础的，就叫“太阳历”。这就是象我们现在的公历这样，完全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来制定的历法。那么这样一年是365天或366天。但这样一来月份的划分，

实际上跟月亮盈缺的变化是没有关系的。月份完全只是一个名称而已。

中国传统历法既不是单纯的阴历，也不是单纯的阳历，而是一种阴阳合历。因为对于古人来说，太阴和太阳作为天上最显眼的两个天体，都不容忽视。中国古人讲究天人合一，不同于现代科学的另一个角度特别强调了天体运行和人类社会的紧密关系。而从贯穿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道家文化来讲，阴阳平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因此传统历法以朔望月确定历月，每年十二个月，每隔一定时间要增加一个闰月，使历年的平均长度接近回归年，此外又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周期视运行，以十五度等分划分

出二十四节气，对应四季变化。闰月的推算也要依据节气。所以传统历法中兼具阴历和阳历的成份。至今几乎全世界所有华人及朝鲜、韩国和越南等国家，仍使用中国传统历法来推算传统节日如新年、中秋节、端午节、清明节等节日。历史上虽然世界其他民族也有发展出阴阳合历的，但对于节气，最多只有四分，二十四节气的准确划分为中国历法独创；而且早在元代郭守敬编订的《授时历》就测定出一个回归年为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五日，和现在世界上通用的《格里高利历》（即公历）的周期一样，但比后者早了三百多年。

那么一年从哪一个月开始呢？古时以干支纪年、月、日、时；其中“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地支恰好和

十二个月对应。历法中把冬至日所在的月份定为子月。这是因为：地支中的子属水，对应阴气盛极而开始渐衰、阳气初生的状态；而冬至这一天恰好是黑夜达到最长，从此以后开始黑夜逐渐变短，白天逐渐变长，所以和地支中的子对应。这和半夜对应子时是一个道理。

月份和地支的对应完成后，仍然存在确定新年起始的问题。汉武帝至今历朝大多都沿用了夏历建寅月的传统，也就是以寅月为正月。这样正月（寅月）就是冬至所在月份（子月）之后的第二个月，所以新年正月初一就是冬至之后第二个朔日。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如出现闰十一月的时候，但这种情况大约要隔二百年才会出现一次。

师旷是春秋时晋国著名音乐家，字子野。关于师旷的音乐才华，后人记载是十分神奇的。据说，当师旷弹琴时，马儿会停止吃草，仰起头侧耳倾听；觅食的鸟儿会停止飞翔，翘首迷醉，丢失口中的食物。

史料记载：晋平公新建的王宫落成了，要举行庆祝典礼。卫灵公为了修好两国关系，就率乐工前去祝贺。卫灵公带着一批侍从，走到濮水河边，天色已经慢慢地黑下来，他们在河边倚车歇息。卫灵公正在欣赏这美丽的夜景时，突然听到一曲曲调新奇的琴声，不禁心中大悦，于是招来他的乐师师涓，命师涓寻找这奇妙的音乐，并把它记录下来。师涓领命而去，将乐曲记录下来，整整忙碌了一夜。

卫灵公一行来到晋国边城，晋平公在新建的王宫里摆上丰盛的筵席，热情地招待贵宾。宴会

歌舞后，便命师涓演奏从濮水河边听到的那支曲子助兴。师涓为了答谢晋国的盛情款待，便遵命理弦调琴，使出浑身解数弹奏起来。随着他的手指起落，琴声像绵绵不断的细雨，又像是令人心碎的哀痛哭诉。坐在陪席上的晋国掌乐太师师旷面带微笑，用心倾听着。不一会儿，只见他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神色越来越严肃。

师涓刚将曲子弹到一半，师旷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站起身，按住师涓的手，断然喝道：快停止！这是亡国之音啊！千万弹不得！卫灵公原本是来给晋平公祝贺的，听掌乐太师师旷这么一说，吃惊地愣住了。师涓更是吓得不知所措。晋平公见喜庆之时，本国掌乐太师突然插一杠子，弄得卫国国君一行人下不了台，忙责问太师道：这曲子好听得，你怎么说它是“亡国之音”呢？

师旷振振有词地道：这是商朝末年乐师师延为暴君商纣王所作的“靡靡之音”。后来王无道，被周

武王讨灭了，师延自知助纣为虐害怕处罚，就在走投无路时，抱着琴跳进濮河自尽了。所以，这音乐一定是在濮河边听来的。这音乐很不吉利，谁要沉醉于它谁的国家定会衰落。所以不能让师涓奏完这支曲子。说到这里，他转过脸来问师涓道：你弹的这支曲子是在濮河边听来的吗？回答说：正是从濮水河边听来的！卫灵公在惊讶中替本国乐师解套。

晋平公很不以为然地说：早已改朝换代了，我们现在演奏，又有什么妨碍呢？你还是让贵国乐师弹下去吧！师旷摇摇头，执拗道：佳音乐曲可以使我们身心振奋，亡国之音会使人堕落。主公是一国之君，应该听佳音乐曲，为什么要听亡国之音呢？晋平公见卫灵公一行人面有难色，便命令师涓道：你快松手，让乐师弹下去！别扫大家的兴！今日是大喜之日，怠慢了贵宾，拿你是问！师旷执拗不过，只能松手。师涓终于弹完了那支乐曲。

当最后一个音符消失，晋平公见师旷面带愠色，便对他发问道：这是什么曲调的乐曲？师旷回答：《清商》。是不是最悲

凉的曲调？师旷答：不是，比它更悲凉的还有《清徵》。晋平公道：好啊，你作为回礼就来弹一曲《清徵》吧！

师旷道：不，古代能够听《清徵》的，都是有德有意尽善尽美的君主。大王的修养还不够好，不能听！

晋平公道：我不管什么德什么义的，我只喜欢音乐。你快弹吧！师旷感到王命难违，只好坐下来，展开了自己的琴。当他用奇妙的指法拨出第一串音响时，便见有16只玄鹤从南方冉冉飞来，一边伸着脖颈鸣叫，一边排着整齐的队伍展翅起舞。当他继续弹奏时，玄鹤的鸣叫声和琴声融为一体，在天际久久回荡。晋平公和参加宴会的宾客一片惊喜。

曲终，晋平公激动地提着酒壶，离开席位边向师旷敬酒时问道：在人世间，大概没有比这《清徵》更悲怆的曲调了吧？师旷答道：不，它远远比不上《清角》。晋平公喜不自禁地道：那太好了，就请太师再奏一曲《清角》吧！师旷急忙摇头道：使不得！《清角》可是一支不寻常的

曲调啊！它是黄帝当年于西泰山上会集诸鬼神而作的，怎能轻易弹奏？若是招来灾祸，就悔之莫及了！

“哎，太师不必过虑。上古之事更加久远，怎能祸及现在呢？你弹来听听又有何妨？”师旷见晋平公一定要听，无可奈何，只好勉强从命，弹起了《清角》。当一串玄妙的音乐从师旷手指流出，人们就见西北方向，晴朗的天空陡然滚起乌黑的浓云。当第二串音响飘离殿堂时，便有狂风暴雨应声而至。当第三串音响骤起，但见尖厉的狂风呼啸着，掀翻了宫廷的房瓦，撕碎了室内的一幅幅帷幔，各种祭祀的重器纷纷震破，屋上的瓦坠落一地。满堂的宾客吓得惊慌躲避，四处奔走。晋平公也吓得抱头鼠窜，趴在廊柱下，惊慌失色地喊道：不能再奏《清角》了！赶快停止……

师旷停手，顿时风止雨退，云开雾散。在场所有的人打心底里佩服师旷的琴艺。卫国乐师师涓大开眼界，激动地上前握住师旷的手说：你的技艺真可惊天地、泣鬼神啊！



古琴